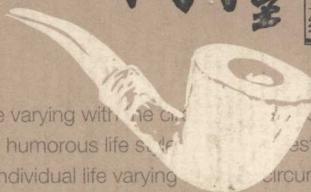


旷然的幽默

散文经典全编

林语堂



Individual life vary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
momently , only humorous life style is the happiest
attitude .
Individual life vary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
momently , only humorous life style is the happiest
attitude Individual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I266
L526-8

林语堂

散文经典全编



Individual life vary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 momentally , only humorous life style is the happiest attitude.

Individual life vary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 momentally , only humorous life style is the happiest attitude . Individual

旷然的幽默



九洲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政治生活

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	2
“发微”与“告密”.....	6
论开放三海.....	8
“无折我树杞！”.....	10
论政治病.....	16
半部《韩非》治天下.....	19
回京杂感.....	21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25
闲话与谣言.....	29
奉旨不哭不笑.....	31
九疑.....	33
尊禹论.....	35
司法得人.....	37
假定我是土匪.....	39
记隐者.....	42
哀莫大于心死.....	44
给玄同先生的信.....	46
《字林西报》评走私.....	50
中国的未来.....	53
希特勒与魏忠贤.....	58

第二章 社会生活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64
丁在君的高调.....	66
文妓说.....	69

脸与法治.....	71
中国究竟有臭虫否.....	73
真正的威胁——观念，不是炸弹.....	76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81
上海之歌.....	84
思满大人.....	86
挖金姑娘.....	90
伦敦的乞丐.....	93
叩头的柔軟體操价值.....	95
一个素食者自白.....	98
论裸体.....	101
女论语.....	104
罗素离婚.....	108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112
节育问题常识.....	117
笑.....	120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122
 第三章 个人生活	
有不为斋解.....	132
看电影流泪.....	135
买 鸟.....	138
我搬家的原因.....	143
阿 芳.....	146
家园之春.....	149
我的书室.....	153



我怎样买牙刷.....	157
说避暑益.....	161
我的戒烟.....	164
秋天的况味.....	168
我杀了一个.....	170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173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176
说乡情.....	179
记农历元旦.....	181
记鸟语.....	184
记身体总检查.....	186
论买东西.....	189

第四章 妇女生活

女性之从属地位.....	194
家庭和婚姻.....	199
理想中的女性.....	204
我们的女子教育.....	208
恋爱和求婚.....	211
妓女与妾.....	214
缠足的习俗.....	219
解放运动.....	223
婚嫁与女子职业.....	226

第五章 家庭之乐

⑩ 趋近生物观念.....	230
⑪ 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	233
⑫ 性的吸引力.....	239
⑬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244
⑭ 乐享余年.....	250

第六章 人物

⑮ 闲话说东坡.....	258
⑯ 苏东坡与其堂妹.....	261
⑰ 苏小妹无其人考.....	267
⑱ 胡适博士.....	273
⑲ 悼鲁迅.....	277
⑳ 记蔡子民先生.....	280
㉑ 忆狗肉将军.....	283
㉒ 记大千话敦煌.....	286
㉓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289
㉔ 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	294
㉕ 萧伯纳.....	297
㉖ 介绍奚孟农.....	300
㉗ 毛姆与莫泊桑.....	303
㉘ 从辜鸿铭说起谈萨尔忒.....	306
㉙ 说汤因比教授.....	310

旷然的幽默

政治生活

鲁迅曾有名言，他说中国历史五千年只有两种时期：一为想做奴才而不得时期；一为做上奴才时期。历朝治乱相因，都脱离不了这两种公式。统治者，大家有奴才可做，有油水可揩；乱者，奴才饭碗打碎，油水揩不着也。

第二部分 政治生活

鲁迅对时局的嘲讽，常常以“乐府新声”之名行文，如《纪念刘和珍君》、《纪念费穆先生》等。他笔下的“乐府新声”，是“新声”和“古乐府”的合流。鲁迅所用的“古乐府”，指的并不是六朝民歌，而是借指古代诗人的忧患之音。他反对这种忧患之音，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一种有害的“余波”。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人情”，而“人情”又与“公理”相对立。因此，他在文章中经常使用“公理”、“人情”这两个概念，通过对比，揭示出社会的病态。



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

一、论今日尚谈不到打倒军阀

孙中山先生死去一年，在此一年中虽然有少数的国民渐次觉悟，或热心提倡孙先生主义，大部分的国民却仍旧的不出息。沪案的事我们也不必提了，安福如何作弊，段祺瑞如何误国，我们也可以不必再讲。单单看我们一年来之所谓大学教授及知识阶级所弄的勾当，已足使我们十分灰心。仔细一看却只是一笔的糊涂账。此账也，结起来恐怕要比孙传芳要请段政府算一年开销一万多三千万元的糊涂账还要糊涂。算起来于此糊涂过活的人，恐怕还要不名誉。所以我们现在谈不到打倒军阀，因为军阀还不是我们所能打倒的。

二、论猛虎并非丧家之狗所能打倒的

今日之所谓打倒军阀者亦无过以打倒军阀之职务加之知识阶级身上请他来做民众领袖及先锋。军阀等丁虎，则欲打倒之者至少亦须是狼。结合起来方有略与比较之希望，若今之知识阶级之一部分则颓丧得可以，夹着尾巴若丧家之狗，一嗅得虎的腥气早已软了脚，——见虎“有奶”者还要上去叫“娘”之新旧研究系在外——若此将何以与猛虎抵抗？我们看一年来的知识阶级，一方面想抵抗旧势力，一方面却早已被无形的红顶子迷去，想与旧势力妥洽；一方面想欲猛进，一方面却在那边装腔作势，似进而退的逶迤，自然其袅娜娉婷若进若退若即若离的姿势亦有三分的可怜在，不过愚意在大学教授中或言论界中不妨多出点较有丈夫气举止粗笨一

点的人，不十分可人亦不要紧。若据目前之现象而论，青年学生不知道，若所谓青年的导师，名流，君子等等，不但永远没有打倒军阀的勇气本领与方略，就是一点打倒军阀的决心都没有，或者认军阀做“娘”，或者正在对帝国主义作揖，替帝国主义骂革命为赤化，那么还纪念什么孙中山逝世的周年呢！

三、论中国人至多不过粉红化 并无赤化之危

所以对于这些多心的君子们，我们只有一句好话奉劝，就是诸君不必过虑。若是诸位所怕的孙中山给我们指导的路将使中国人赤化，实在不免是一种“杞天之虑”了。凡赤化言也者皆指清一色纯白之洁质，加之以赤即赤，加之以朱即朱。若原地本不干净，加之以赤，谓其果亦必赤，此非呆痴即系愚顽不灵。故若一切公正中和，不偏不倚，恶热狂，恶主义足以代表国性之中国人，若《晨报》之类者，本来有点灰色，再以“红银硃”或鲜红血来给他涂擦喷染，结果最进步亦不过淡红化而已，其结果若酒后初眠，双腮呈有醉意一般之微红，足以供遗老与军阀之调戏寻乐而已。所以一切所谓什么赤化啦，共产啦，自由恋爱啦，都谈不到。

四、论家未丧其狗必先丧

以上所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中国人愿意自己鄙薄自己，实即诸先生们一年来的行径有使我们难免生此种感慨的地方。今日的青年最重要的义务就是须赶紧觉悟，须毅然下丢开依赖教授们及什么学者专家旧性的决心，而力谋自拔之道，因为倘是你欲依赖诸公之领导，就非跟他走进牛角里或陷于不拔之地不可。若思猛进，惟有拿起棍子，自己做自己的导师而已。因为丧家之狗太多了，若想做狼，保存一点狼性以与猛虎相抵抗，即除走自己的路之外，其道未有。一个好好的中国人，受帝国主义之摧残还不够，尚要头脑不清，信路透电之宣传，闭着眼睛，由英国人扭住鼻子跟着走路，对中国人惟一出息的政府加以诟詈，与英人唱双簧，英人

骂广东政府为赤化为共产，彼亦跟着骂广东政府为赤化为共产，此非丧家之狗之十足状态而何？一个好好的学者，为着要排起稳健中和之架子，当英人戕杀同胞之时，出来说你们不要抵制英货，因为山东烟叶每年要减卖二百万，与津沪英人所办之报纸如一鼻孔出气，结果博得英人十分的恭维，又做了英国官，此非丧家之狗而何？人家若叙利亚弱小之民族，若土耳其，甚至于若非洲半开化之利夫民族，敢致英法世界最强之陆军决战。我们连抵制英货都不应该，此又非丧家之狗一副活像而何？孙中山所谓欲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有相当之外交政策，即联络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之民族，却有一部分主笔先生们只管为帝国主义之走狗，此又非丧家之狗而何？孙中山先生主张唤醒民众，却有丁文江先生谓感化一百个洋车夫，不如感化一位坐洋车阶级之人。正在那边做深信坐洋车阶级，及深信外交官僚的梦。孙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却有某大学教授谓不平等条约系经中国政府签字，废除则等于失信，于道德上有妨碍。若此种种之妙论，皆足以证明今日中国青年不能再有依赖一班阔人君子为领袖之梦想，惟有少数革命的领袖及孙中山先生为我们披荆斩棘打出来的一条生路可以为中国自强之道。

丧家之狗，做英国官也好，同英人唱双簧也好，找军阀叫娘也好，总而言之，是不能救出中国来的，更没有同他们去打倒军阀之理。家未丧，其狗必先丧，走到邻近去找吃。故丧家之狗多，大概即家快要丧之兆，国未亡，其奴亦必先亡，跑到敌人那面去图便宜，若军阀若官僚若买办若土豪，都是。

五、论国民不应专责买办土豪阶级而独宽容丧家狗之文妖

国民党二次宣言似乎忘记此外还有一阶级，就是文妖。大家以为言论界知识界是一致的，可以无虞，而殊不知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知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人。或自己翻译过“马克思主义”，或听说“德文的社会学书籍堆积得满地”皆是（此说是根据“孤桐先生”的好友闲话大家所说，应

该可信吧）。因为结果仍是投降研究系的投降研究系，勾结段公子的勾结段公子，做起文章来还是满口的新名词。若此之辈不置之与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同等，认为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走狗，则对于买办土豪亦可以不深责矣。

六、论国民应先打丧家狗再打军阀

所以结尾，我也是无好话，只有引新做英国官之丁文江先生格言：“中国所以弄到这个地步完全是知识阶级之责任。”这不是胆敢取巧，实在丁先生的话也有几分是，因为“知识阶级”就有出了不少丧家之狗，以致中国之青年及下等社会失了领袖，进一步又退三步，使中国弄到这个地步，而尚且看不清政治的大势，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勾结军阀。至于军阀，中国弄到这个地步本来不必共负责任，自然不用说的，因为军阀大概不会错的。若会错，新派的智识阶级也必不勾结他了。因此归结起来，还是丁先生的话为是。我们倘是要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国民政府实现于中国全境，非先把智识界内部肃清一下不可。所以欲倒军阀还是须先除文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须内除文妖，才能够外抗军阀。

盖闻公卿士大夫之摒弃公卿以报总领国事，皆皇朝常制。斯诚“身在朝廷，心存魏阙”，全国人臣职授者，其忠奸许否，未详西清是一朝鼎大，此吾朝所不疑。但从今以后，去此远宦，去彼天朝，实中国“名已自存，身已失命”。而此忠奸所居，上仰重望，固非一朝遇李陵，了即高车不日立小作大，乃有“身死节”于其宗亲，孰至然乎。此固非谓如“李陵节”者，固十四年，屈节降胡，多十余年，直可平侯王堪之“附楚降”乎？夫忠孝节义，本非世所重也。人臣方死“已”之“恩”，固当报效，下学留夷，出人臣同半。故曰：“身死节”于其宗亲，“殊爵”而处“尔大旗旌”，聚心志“辞荣”，固可也。但“殊爵”而“大旗”，来指微宗，或“出百寮上”，易使鄙陋，轻出虚薄。人臣供奉，朝聘出其朝，普闻高人不去管弦，手执官从署印，安得谓之“殊爵”哉。予斯曾附见皇帝，皇帝遣秘书教官人塾一日讲射数十，狂

苏联怕于公理裁处，遂派特务进馆暴打折磨孙逸仙先生，孙逸仙先生大怒，痛斥“两广已立誓不革命”。同日孙逸仙由新嘉坡乘船返沪，孙逸仙不知孙逸仙之惊惧，尚主主义主将孙逸仙先生为“革命家”，孙逸

文责深

“发微”与“告密”

三月十八日“府院合署”式的临时执政府因为知道有爱国青年外交请愿事项，预定计划，埋伏队伍，荷枪实弹，在府院合署的国务院门前由官长指挥，吹号施令，枪击国民，加之以刀鞭，继之以追击，复终之以抢劫。若此情节，使在吾以精神文明见称之古国，在昏天黑地的君主时期，苟非昏君暴主，十分桀骜，亦当于事后文过饰非，一闻警耗，装出一个堂皇惊愕之状来，表示其事前并未闻知，冀以而掩尽天下之耳目，搪塞自己的罪状，哪知道执政旁边有未知人间有羞耻事之文妖包围执政，比之李彦青之包围曹锟先生更为利害，遂于当天发出一个死不通的大狗屁，自画招供，以堂哉皇哉之国务总理及总长公然利用公文，署名盖章，撒了大谎。夫撒谎，虽在西洋未沾礼教恩泽之百姓知为人间绝大羞耻事，而在吾“必有与立”之国度，固无妨撒撒，但是无妨虽是无妨，单从官僚手段看去，已不大高明了。使李彦青、曹锟与章士钊、段祺瑞易地而居，亦决不至“车旁军”的昏庸至此。言念至此，难免对于“我执政”老先生兴伤心之感。去年“清君侧”之冯玉祥先生已在那一个蒙古名的某城会集四十辆汽车同冯夫人出发留学了，结果仍是“愚”与“我执政”天天在那边叩头请安，端洗脸水，而“君侧”仍是清不了。嗟夫，“东方文明”纵使有“维持”之必要，“世道人心”纵须“挽救”，亦绝非几个嫖赌文人，摸金孝子，廉耻丧尽，丑态百出之癞头虎所配来“维持”与“挽救”的。

所谓从官僚手段看去不大高明者，即其露出马脚，露得太显，当街出丑，于是使我们一些人有蛛丝马迹可寻，于是可使鲁迅先生有“大衍发

微”的文章可做。倘是我们照此发微的路上走去，意义正是重大深长得很。段章马陈击杀国民，通缉异己，并不是一天一日偶然的事，其酝酿已久，由来渐矣，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结果呢，镜里所照，不仅有章马，还有文妖，不仅有野鸡在大马路拉人，还有暗娼在后头兜生意。推源穷委，总可以算是自章士钊登台及《甲寅》发刊以来，复古反动思潮之总结束及大成功。整顿学风之意义亦就在此结束，论定。在这长长的历史中，十八般的妖怪，都有他的份儿，在耍他们的把戏，或明或暗，我们可以不管。野鸡与暗娼原来何别？一种是官僚，一种是正人君子罢了。我读鲁迅先生的“发微”乃不禁喟然叹曰，北京的叭儿狗，何其若是之忠，吾固谓其好玩，足供闺淑拉出来路上走走漂亮而已，未知其用处若是之大也。（按叭儿狗英文作Pekingese，为世界狗类有名者之一，以好玩称，吠而不咬，可欺而不愠，故世人多爱之，但查《大英百科全书》则未提到其忠心一层，忠心似以笨狗、警犬等为最。若然则《百科全书》第十二版须于“皮经尼斯”条下，加以补正。）

至于陈任中之“未闻其事”，这是自然的。章士钊启事（《京报》三月二十一日）既已声明不便“越俎”，“所主何谋，尤为可怪”，陈任中自然更没有关系了。何况从前禁止天安门国耻纪念会的教育部明令尚可以由“黠者伪造”！猗欤盛哉，“此诚世道人心之忧也”（恭录张之江语）。幸亏“数千年”还可以“赖先圣之道术礼教以维人心于不敝”！吾爱“愚”之道术，吾尤爱“愚”之滑稽。

得习者大重景王之意，夫主上敬神尊武孰與非其事也。故多曲“然吾船通其事，暮归衆罷日一天，景不甚，吾早知趣，別因亦有國朝之恩，以出就職，恣且而魯谷耕熙，則一繫列祖文皇帝以天下之富，吾未由人入對，故任大益難，謹辭以不，列文音否，吾章音外不列，那惟里多，拂銀華，朱甲》又合登神主章自景慕以自息，委容慈惠，在下懷夫何以濟育五人，人奔流，忘義忘風華，願鑿。

论开放三海

北京三海本与清室宫殿同例，革命以后即应完全开放，归还国民，若社稷坛之改为中央公园及文华武英之改为古物陈列所及开放天坛，地坛，先农坛等都是当然的事。独有后部宫室久为挂招牌还想做皇帝的爱新觉罗先生及他的家眷戚属童仆所霸占，及三海被预备想做皇帝的袁世凯所侵夺。现在清宫既然归还民国（虽然有人抱不平）而改为故宫博物院，而最近又开放清室太庙为和平公园，这都是因为国民之觉悟与努力与有形无形的保皇党奋斗的结果，可以说已渐次上了当然的轨道。独三海仍当为少数的野鸡政客（只是政客）所把持，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明理人一说就明白。查三海之属总统府并无律法上之根据，最先之总统办事处就是在铁狮子胡同，并没有所谓公府不公府。直至老袁想做皇帝霸为已有，由是乎在北海的御河桥造一高高的肮脏的土墙，于是南海中海的风景遂与我们国民的眼帘失了关系，而俨然有帝制时宸禁宫阙的神秘了。于是二海乃变为老袁时代关菩萨，曹琨时代关妓女（虽然已升为姨太太）及段先生时代关喇嘛的地方（至于总统在里头办事是全出偶然的）。这样的偌大的好公园拿来做这种用处糟蹋不糟蹋，既然养菩萨喇嘛妓女，何不拿来养些猪羊鱼鳖较会生利的动物，可见得百事颠倒的中国是无奇不有的。老袁死了，菩萨上任就有开放三海的意思（可是段先生逊位后，一旦喇嘛做总统，肯不肯开放，就有点怀疑，所以还不得不对菩萨表示敬意），当时黎先生的意思就是把三海全都开放，当时就有挂过三海开放筹备委员会的招牌或者单先预备开放北海，听说商人也租定了，钱也交了，忽然黎先生被曹君用流

氓哄走，由是此计划遂暂时搁浅，给钱的商人当然吃亏，而曹先生从此便可从从容容的在三海里头抽大烟吃鹿茸（听说鹿茸吃得太多，所以又须吃西瓜，弄得西瓜大涨价）及狎妓之巢穴。现在换了段先生果然把北海开放，我想段先生一年来执政的成绩唯有此点最值得嘉奖。但是南海中海却仍旧关着班禅喇嘛，昨天上西城路过公府前头看有迷信的喇嘛在大街上面南倚墙朝拜，大有耶路撒冷人民祷墙之象。现在我们正式提倡北京各团体各舆论机关应多发表宣言文章引起一收回三海运动（曰“收回”不曰“开放”者以其由野鸡官僚手中收回也，收回后当然就是开放并不想再养猪），乘这个时机还比较容易达到目的。我们根据的理由有三：

（A）三海开放还给国民是当然的事。

（B）官僚办事处不应再有宫禁重重的景象，以继续帝制的遗风。

（C）以面积而论三海占紫禁城四分之一，即将近全内城二十分之一，不应专为少数官僚妓女居住娱乐之地。

我们希望能够于开放三海之后，能管理得法，使北京变为世界有最美丽公园的大城之一，这是我们的奢望。因为我们尚不敢想有好好的图书馆、博物院来增进学问见识，也总希望至少可以观山玩水，有一种做人所应该有的正当娱乐，而减少这肺腑和鼻孔的恶浊的官僚空气。

更出从生虎曹面，亡离燕君入商阳舞采，支脚柳曾参博士身出，去脚郑
叔叔又知何，是太尉神草良医也。真卿造就太师表甲士一派，得容宋人从他
开新北鼎累举坐谈舞丁舞有因，穴摩古鼓歌勋列，诗家大风今已衰，为西
都中增南墨邱。樊嘉群舞量点此首和樊卿的舞来中，才子以歌界，如
诗大布细麻馆诗教音管表而积公长歌歌诗王天任，舞脚歌行苦乐并耕时
各东北唱歌五叶舞春“无折我树杞！”百丈竹林峰和南面，
曰不“四林”自。振豪清玉阿对一枝挺章文言宣秀吏途如火照，白眼碧海春
春再歌不善舞长吴舞舞者歌回外，此国外中半紫官乐律由其子子“妙歌”
三舞由歌的舞扇白歌，向日歌太昌容舞有歌歌，好歌了，歌。
唐帕然当量羽国学的歌，歌人。

“无折我树杞！”不知怎的，这一句诗常常在我的耳边响着。这是我小时候所读的《诗经》里一首最可爱的恋歌的一句。在《天下》月刊读到一篇吴经熊博士的作品，我看到这首诗由J.A.卡本特译成了英文（卡本特的翻译曾由薛里尔·史各脱编成歌曲），很能保持原有的美点。下面的便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女子对她的恋人的说的：

将仲子兮，
无折我桑！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本来还有第三节，可是这两节已经足以表现出古代中国诗歌之生动活泼，简直有如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一样。

也许这句诗绕着我的耳畔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邻居最近曾折掉我的柳树。因为我有一所很大的花园，一所古旧的花园。它是我的祖先的花园，我们历代都住在那里。我的东北方的邻居是一个暴发户，他常常爬上我的墙头，不要脸地跟我的女儿调情。我看着他们像那首古诗里那样无耻地爱恋，结果把我的年代久远的柳树蹂躏折毁了，心中说不出地痛惜。事实上，他不特折毁我的柳树，甚至侵占了我的果园的东北角上一大块土地，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写及他。

住在我的东北方的邻人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暴发户。事实上，他正是暴发户心理的一个有趣例子。他的名字是杰姆斯·亚力山大·莱本。他发财之前，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只署成杰·亚两字，可是现在却是杰姆斯·亚力山大了。然而，在他的邻居的我们的心目中，因为他的职业的缘故，只是叫他做渔人莱本。他们的西北方的邻居，苏菲亚，总是把密斯脱莱本叫做“渔人莱本”，这一件事很令密斯脱莱本夫妇感到烦恼。

渔人莱本总是领了他全家的人上教堂做礼拜。自从他发财后，他在教堂里买到跟J.P.摩根在同一排的座位。据我看，我简直不懂他跟J.P.摩根在同一排祷告上帝到底有何乐趣，因为我注意到他在教堂里的时刻简直是捱着苦。密斯脱莱本很虔诚，又因为跟密昔斯摩根坐在一排感到很喜悦。他时时刻刻注意着密昔斯摩根的衣服，以及密昔斯摩根怎样去鼻涕。莱本这一家人乘坐他们的劳雷斯漂亮汽车上教堂，他们知道自己是新踏进上流社会的人。渔人莱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谬误，因为他购了一本社交礼节书籍，详细地反复读过三遍了。他在惊人的短期间，把全书熟记了，他的智慧是无可否认的，因为，事实上一个捕鱼人如果不是有真正的聰明智慧，是不会跃升到有财势的阶级上的。

渔人莱本只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一个上流人会遵守一切的社交礼节的，所以渔人莱本的过分没有谬误的正确，反而显出他不是一个天生的上流人。有些事情，如仁爱，简朴，机警，以及敏捷等等是礼节书上所没有